

愛國詩人陸游

歐小牧著

愛國詩人陸游

歐·小·牧·著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內 容 提 要

陸游是祖國偉大的愛國詩人。他出生在內憂外患嚴重的南宋時代，他的生活是異常豐富，可歌可泣的；他的詩更是熱情磅礴，感奮人心。本書對這位詩人的生平及作品簡要地作了介紹，幫助讀者得到對他的初步但是比較全面的認識。

愛 國 詩 人 陸 游

歐 小 牧 著

*

古 典 文 學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2弄1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書圖證字號

協興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 號 81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1/16 字數 60,000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43,000 定價(7) 0.28 元

e o . 2

—

陸游(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宋朝越州(南渡后升為紹興府,府治即在今浙江省紹興市)山陰縣人,是生活在七百多年前的一位偉大的愛國詩人。

他出生在一家從農村興發起來的官僚地主家庭里。這是一家被科舉制度提拔成為官僚的所謂“白屋出公卿”的家庭。他祖父陸佃(1042—1102)少年時“居貧苦學,夜無燈,映月光讀書,蹣跚從師,不遠千里。”(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傳)陸佃是北宋大政治家王安石的學生,著名的經學家,曾參加王安石的變法,專任經籍(書、詩、周禮)的注釋工作。宋徽宗(趙佶)時,官至尚書左丞(宰相的次官)。最後被奸臣蔡京誣列為元祐黨人(王安石的對立派),遭到排擠。陸游的父親陸宰(1088—1148),北宋末年,官至直秘閣,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南渡后,沒有直接參與政治,是個大藏書家。在陸游生時,這家人已經發跡起來,成為浙東區新興的名家大族之一,人口很多,社會關係相當複雜了。

陸游生於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農曆十月十七日。這年,距江南農民方臘大起義被鎮壓后四年。當時,趙氏王朝為要緩和國內階級矛盾,不估計主觀力量,聯合新興的女真族金國,共同夾擊契丹族的遼國。陸游生於淮上舟中,他父親正奉

命轉餉軍前，向河北前進。九月，遼亡。而十一月，金人背盟，分道入寇，北邊諸郡皆陷。第二年，宋國的京城开封府淪陷，趙佶及其子桓（欽宗）被俘，北宋淪亡。1127年，趙佶的兒子趙構，在应天府（今河南省商邱市）即位，成立流亡政府，是为高宗。他采取不断退讓的投降政策，一直跑到浙江杭州，建立偏安的政权，从此开始了中國歷史上最恥辱的南宋时代。

不久，政权便落到从金國派回來的大漢奸間諜秦檜手里。秦檜任宰相职务十九年，对内鎮压農民起义，誅殺愛國人士；对外称臣納貢，認敌作父。这以秦檜为首的漢奸賣國集团，是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的。他們甘心賣國求和，南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在臨安府（今浙江省杭州市）建立了都城，維持着小朝廷局面，过着苟且偷安的荒淫無恥生活。他們把淮河以北的廣大土地拱手讓与敌人，把那里的人民放棄給敌人去压迫、奴役，虽然那些淪陷区的人民在祖國土地上沒有一天停止过斗争。这偏安的局面，到陸游死时，一直沒有得到改善，而且南宋國力越來越弱，政治越來越腐朽，在他死后七十年（1278），南宋的小朝廷也就被蒙古族的元朝所滅了。

陸游誕生在國難开始的年月，是同当时的人民一起受到愛國主义教育的。这教育的第一課，便是逃难。自三歲起，一家人便自河南向江南逃难了。建炎三年（1129），金兵渡江，越州淪陷，趙構逃入海中。第二年，金兵追趙構，直至舟山。陸家这时，人口龐大，轉移非常困难。据陸游回憶道：

建炎四年，先君会稽公率祠洞霄，屬中原大乱，兵侵尚及吳楚，謀避之远游，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嚮。有惟悟道人者，东陽人，

为先君言：“同邑有陈彦声，名宗譽，其义可依，其勇足恃。……”先君闻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托死生者也！”于是奉楚國太夫人聞关適东陽。彦声越百里來迎，旗帜精明，士伍不譁。既至，屋廩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归焉。居三年乃归。彦声复出境餞別，泣下沾襟。……（渭南文集卷三十二，陈君墓志銘）

这一段逃难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灵上銘刻了对敌的仇恨，而民兵領袖陈彦声的保境安民、豪俠好义的人格，也給予他很大的影响。此后，他終身都在尋訪結納这些來自各方的愛國志士，共同为祖國服务。

十歲以后，陸家回到山陰，居住鄉間。家庭的政治空气又是这样的：

某生于宣和末，未能言，……复自淮徂江，聞关兵間；归山陰旧廬，則某少長矣。一时賢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盜环之寇，乾陵斧柏之憂，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慟，虽設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周侍郎奏稿）

而且陸家还公开接待秦檜的政敌，大發反漢好的議論：

李庄簡公泰發（光）奉祠还里，居于新河，先君筑小亭曰“千巖亭”，尽見南山，公來必終日。……每言及时事，往往憤切兴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举酒屬先君曰：“某行且远謫矣！”“咸陽”尤忌者，某与趙元鎮（鼎）耳。趙既过嶠（筆者按：趙鼎系貶潮州安置），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鞋布袜，即日行矣。”后十余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归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老學庵筆記卷一）

这时正是岳飛父子和張憲已經下獄、南宋君臣向敌称臣

納貢之際，漢奸賣國賊秦檜瘋狂地誅殺愛國人士，人民也以實際行動來反抗這種可恥的亡國政策。李光被貶，曾引起了浙江東路紹興一帶人民的罷市請願，當局立即派兵鎮壓人民的愛國活動。在這民族危機和階級矛盾尖銳化的時候，陸宰敢于伴送李光出境，也就表示他是與人民站在一道、同秦檜對抗的。那年，陸游十七歲，對他應該是一次深刻的愛國教育。（按：李光早先曾被秦檜利用，附和和議，但後來反對稱臣納貢及撤銷國防的賣國行為，故為秦檜所貶。事情經過頗為複雜，這裡不再贅述。）

接着，陸游認識了曾幾（1084—1166），開始向曾幾學詩。曾幾是南宋初年屬於“江西詩派”的著名詩人，因為反對秦檜，罷職奉祠，寓居紹興。曾幾一生反對和議，抵觸權貴，做官廉潔，是個有品質的詩人。他不僅在詩學方面教育了陸游，而且在為人方面影響了陸游。後來，在劍南詩稿里，陸游把別曾學士這首詩編列第一，紀念他的恩師，表示飲水思源的意思。

當時的和戰問題，在地主階級內部引起了很大的矛盾和分化：附和和議的，立刻升官發財；反對和議的，立即家破人亡。秦檜組織了廣泛的特務網，獎勵告密，禁止言論自由，大興文字之獄。陸氏家族中，這時也出現了敗類。陸游的從兄陸升之，是李光的侄女婿，密告李光在貶所著作“私史”，譏諷當局。秦檜立即下令追究，李光得了個“遇赦，永不檢舉”的處分，李光的兒子李孟堅，充軍峽州。浙東一帶，大為騷動，特務四出搜抄私人藏書。一些畏禍的人，就自動把自己的藏書燒毀。在這種恐怖政策下，許多有價值的典籍毀滅了。在北宋

淪亡時，我國的典籍就已曾遭到一次浩劫，流散到江南的一部分，又在这次搜捕中再次散亡了。陸游的親友中，如偉大的愛國女詞人李清照收藏的一些珍貴的典籍古玩，也就在這時被秦檜的兒子秦熺所搶劫；另一個史學家王明清家的史學著作則概行自動燒毀。另外又有許多人，因為寫詩作文，被打進文字獄里，充配遠惡軍州。（一直到秦檜死后，才結束了這長時期的恐怖政策。）而由“名士”墮落成為告密者的陸升之，則自淮西提點刑獄司干辦公事，升充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成為秦府的門客，參加特務集團了。在陸升之去做門客的時候，陸游曾送了他一首詩：

兄去遊東閣，才堪直北扉。莫憂持蠶晚，姑記乞身歸！道義無今古，功名有是非；臨分出苦語，不敢計從違！（劍南詩稿卷一，送仲高兄官學秩滿赴行在）

這首被編在詩集里的第二首詩，是作者在極其惡劣的環境里寫成的。當時，陸升之既已成為虎鬚，一般人是不敢去掙的，陸游依然正言相告，希望挽救這個墮落的堂兄於萬一。但是陸升之正在志得意滿，豈能聽從，終於走向了毀滅的道路。這首詩，也只成了陸游同特務分子划清界限的紀念而已。

他首次同漢奸政權正面衝突、受到打擊，是在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二十九歲。這時，他去應兩浙（江東西路）區的考試，秦檜的孫子秦垾也來應試，秦檜悍然命令試官取錄他孫子為第一名，但試官陳之茂（字阜卿）卻把陸游取為第一名（解元），因此，秦檜老羞成怒。到第二年春天，陸游去參加全國性的禮部考試時，秦檜就公開地把他黜落了，而且還追究兩浙區

的試官們。這件事，表面是一種封建社會里常見的科場舞弊勾當，屬於私人功名得失的衝突，實質上是一場政治性的鬥爭，因為陸游在試卷里主張恢復故土、堅持抗戰，同漢奸政權正面對抗，這才遭到秦檜的仇視、打擊和迫害。從此，一共四年，陸游都避居寺廟，不能做政治活動，直到秦檜死了，才能出來參加政府工作。

公元1155年，秦檜死后，趙構親執政柄，雖把秦檜的私黨放逐了一些，同時，也召用了一些在野的“名士”，但基本政策並無變化，仍舊維持着對敵稱臣納貢的局面，任用的宰相大臣依然是秦檜余黨湯思退等。

1157年，陸游三十三歲，出任福州寧德縣（今福建省寧德縣）主簿。後來回到臨安任勅令所刪定官、大理寺司直。1162年，改任樞密院編修官。這些官職的任務是編撰法令、斷刑治獄、修撰國史。這是他第一次參加修撰國史的工作。

1161年，金主完顏亮分道南侵，南宋連小朝廷的局面眼看也不能維持了。趙構一方面為了挽救自己的嚴重危機，一方面是為了迫於人民的抗戰要求，才採取半防禦性的措施。不久，由於敵後人民武裝的廣泛活動，配合正規軍一些愛國將領的堅決抗戰，打擊和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在膠西陳家島（今山東省日照縣附近海中）敵人的水軍全部被殲；建康對岸的敵軍，也為劉錡和虞允文所阻擊，金國內部發生內鬩，完顏亮被殺於揚州，完顏雍即位，無力南侵，與宋議和。趙構也傳位趙昚（孝宗）。趙昚初期，曾採納主戰派（以張浚為首）的意見，對敵反攻，由於漢奸集團的阻撓破壞，高級將領（李顯忠等）的

貪污腐敗，出師不久，兵潰符离（今安徽省宿縣符离集），統治者又倉皇向敵投降，照旧議和。由于畏懼中國人民的力量，敵人作了些讓步，宋由稱臣改稱為叔侄之國，歲貢也得略為減少（每年銀絹各二十五萬兩匹）。從此，出現了比較長期的南北對峙局面。

在此次反攻戰役中，陸游積極參與其事，成為抗戰派中的活躍分子。曾被政府請到“都堂”（中央辦公廳）撰擬文書，招諭中原人民奮起抗敵，收復失地；并代宰相致書鄰國（夏），請恢復聯盟關係。這種文書，應由負責的“中書舍人”撰擬，現在政府首腦特意邀請陸游執筆，可見他的才德都為當局所器重，得以參與抗戰機要工作了。這件事，他也認為是一種光榮，常在以後的詩歌里提到的。但也隨着政局逆轉，就被賣國集團指為“交結台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受得罷職的處分。另外，他又抨擊了趙昶父子荒淫宴樂的腐朽生活和包圍趙昶的一些權倖幫閑的無恥行為，以此觸怒了官家，認為他洩漏宮廷機密，一直唧恨着他，使他一直受到排斥、毀謗的待遇，幾乎完全失去政治活動權利。

首先，自樞密院出任鎮江府（今江蘇省鎮江市）通判（知府的次官），不久，又調任隆興府（今江西省南昌市）通判，隨即以“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罷職回家。自出任福州寧德縣主簿到罷職閑居，這段時間共計九年（1157—1166）。

自1169年，出任夔州（今四川省奉節縣）通判，泝江而上，到了四川、陝南，又回到成都，一直到1178年，才自四川東歸，前後又是十年。

这十年中，最值得他回忆的是在1172年，他应四川宣撫使王炎的辟召，任宣撫使司干办公事兼檢法官，以幕僚身份参军，在陝西漢中一帶活动了几个月。这地带是当时的國防最前綫，民族矛盾表現得最尖銳的地方。他曾在大散关头，远望过淪陷在敌人手里的古都——長安；也在幕府里看到淪陷区的人民冒着生命危險送來給祖國的情報。他曾向王炎建議：“以为經略中原，必自長安始；取長安，必自隴右始；当積粟練兵，有衅則攻，無則守。”（这种战略，是来自諸葛亮的。）但王炎不能采用，这使他很失望。不久，王炎召还，陸游改任成都府安撫使司参議官。此后，輾轉担任了好几任臨時代理的通判、知州的职务，都是为时很短，不能使他有所發揮。

从四川回到臨安，接着派了兩回差事：提举福建路常平茶鹽公事，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这种职务，当时叫做“監司”，比知州要高一級。

自1181年（陸游五十七歲）起，他就一直“奉祠”家居，到1186年，才又被派“知嚴州”。1188，改任軍器少監，1189，迁礼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修撰國史工作），这些都是冷官，不能起什么作用的。而且，不久就被当权派指責他“嘲詠風月”，以不該做詩的罪名罢职回家。此后，到1202年为止，又是十年的“奉祠”家居，不得过問政治，且不能到紹興府以外的地区旅行了。所謂“奉祠”，是宋朝特設的一种官僚制度，主要是当权派用來安插那些反对派官吏的，名义上是叫这些人去大寺观里去奉侍香火（实际上并不需要去的），給一份俸給，可以随便居住，但沒有实际职权。陸游一生的政治

生活，大都就是在“奉祠”中度过的，在他老年时自己总结道：“宦遊強半是祠官”。

在比較長期的南北相持階段中，南宋統治者為要滿足自己的奢侈享受，維持龐大的對內對外的支出，在若干程度內，也作了一些農田、水利的進步措施，使農民的生產得到了一些改善。商業手工業，則比北宋時代還要上升。一般的說，這時南宋的經濟狀況，是比較金國處於優勢的。而後來，金國由於淪陷區人民武裝的不斷打擊，和北方蒙古族的侵擾，國力已漸趨衰弱，這就給南宋提供了反攻的有利條件。反攻，是符合大地主階級以外的人民的要求的。

在宋寧宗（趙擴）開禧元年（1202），陸游已經是七十八歲的老人，業已“致仕”家居，外戚當權派韓侂胄為保持相位計決意反攻，又把他招請到臨安，名義是修撰國史，實際上是作為政治號召。因為陸游一生堅持抗戰主張，在當時，他在羣眾間的威信是很高的，幾乎成為抗戰的一面旗幟，起用他，就無異表示了政府的抗戰決心。同時，韓侂胄也起用了閒居十年的另一個在羣眾間威信很高的愛國詞人辛棄疾。陸游在杭州只住了一年，把國史修撰成書，便依然請求“致仕”回家。不久，反攻戰開始了。這時，金國國勢已轉入頹勢，所以初期反攻戰較為得手。但由於韓侂胄任用的將領大都是統帥子弟和一些誇誇其談的政客，他本人也缺乏政治遠見，局勢稍有不利，便倉皇退却，動搖起來，又轉而採取議和政策。而那些漢奸賣國集團便乘機大肆活動，武將中以四川統帥吳玠為首，公開叛國降金；在首都的文臣，以浙東大官僚地主史彌遠為首，採用

卑鄙無恥的手段，把韓侂胄謀殺了，後來還砍下他的頭來，派專使送到金國，表示投降的誠意。投降的結果，改叔侄之國為伯侄之國，增歲幣至銀絹三十萬兩正，另贈金國“犒軍銀”三百萬兩。而陸游也得到“落職致仕”的處分。第三年春天，他就死了。他是個長壽的詩人，一直活到八十六歲。

陸游一生的簡歷，便是如此。他是個始終堅持抗戰的愛國志士，始終以愛國得罪，帶着這愛國的“罪名”進入坟墓的。

從他的全部政治經歷來看，似乎他一生都是在做官，最後，還一直做到掌理文史的最高首長——秘書監。但仔細分析，便知道他的官職大都是副職，或臨時派遣，任職時間又都很短，沒有超過一年以上的；而且自1190年（六十六歲）以後的時間，除了進京修史一年以外，全部是在紹興農村里度過的。此外，他的時間大都是在旅途中消耗了，他幾乎走遍了南宋的半壁江山。除了兩廣地區外，南中國的重要城市，他都走到了。

他沒有顯著的政治設施，他平生所渴望的反攻中原，收復故土，統一祖國，終於沒有實現。他把自己的政治見解、才華學識、全部精力貢獻于詩歌的創作活動。他把對祖國對人民的熱愛，全部貫注在詩里。寫詩成了他的日常功課、政治任務，他日課一詩，“三日無詩便怪衰”。“六十年間萬首詩”，成為空前的多產詩人。以壓倒一切的藝術威力，出現在當時的詩壇上。

他的一生，在故鄉紹興的時間最多。其次是居留西蜀的時間較久。他熱愛西蜀的人民、土地和善良的風俗，終生不

忘，把自己的詩集題名為“劍南詩稿”，以作紀念。浙江的紹興，西蜀的成都，陝西的南鄭（興元府），這些都是當時經濟最發展的商業都市，工農業生產品最集中的地區，生活享受最奢華的城市，當然，也就是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方。在陸游的一萬首詩歌里，他集中表現了這幾處典型地區的生活、思想、風俗、山水以及勞動人民所創造的高度物質文化等等。他的詩歌，可說是十二世紀中期至十三世紀初期的中國封建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也就是南宋時代的詩史。

作為這時代的特徵是：封建莊園經濟仍是統治的經濟形態，但官私手工業已有更大的發展，市民階層已形成一種力量，積極參與政治，而且創造着自己的文化，有成熟的文藝樣式（詞、曲、講史、雜劇等）出現。由於國內外貿易的繁榮，商品交換的範圍日漸擴大，貨幣形式也隨之變化，政府已在發行紙幣，並設立匯兌機構。由於對敵鬥爭的殘酷，這時代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暫時退居於次要地位。

陸游的詩歌，表現了當時的主要矛盾。

由於生活經歷的變動，國內外矛盾各方面的轉化，陸游的詩歌創作，也有著不同時期的發展變化。為了論述方便起見，我們把他的創作，分為三個時期來考查。這就是——

（一）公元1152—1189年為第一期，是陸游少年至中年時期的創作，主要是留居西蜀及“起知嚴州”階段的詩歌創作；

（二）公元1190—1201年為第二期，老年時代的前期，主要是奉祠家居時期的詩歌創作；

（三）公元1201—1210為第三期，老年的後期，主要是家居

的詩歌創作。

这三个时期，詩人所表現于詩歌里的思想風格，是明顯地有所不同的，主要是对待抗战、对待人民的态度，随着時間和社会物質条件的轉移，起了不同程度的發展变化。这揭示了詩人精神世界的逐步擴大，政治思想的逐步深廣，相应地也就反映了人民在各个歷史时期的願望和要求。我們从这連續性的万首詩篇里，明朗地感受到时代洪流的起伏、迴旋、躍進。这是詩人不断地嚴格要求自己、坚持艰辛的藝術實踐所达到的。而貫串于这三个时期的主要傾向，則是詩人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強烈的愛國主义精神，对祖國、同胞、青年一代無限的爱以及对敌人的深切的憎恨。他就这样反复詠歎，手舞足蹈，如醉如狂，为了对于偉大祖國的爱，而奉献了他漫長的一生。

他用这根愛國主义的紅綫，联系了他以前的屈原、杜甫，又联系了今天的詩人；联系了当时的人民，也联系了今天的人民，成为中國人民的偉大喉舌之一。他的存在，使当时的中華民族的敌人战慄，也將使今天的敌人战慄；而使当时的中國人民和今天的中國人民自豪，偉大的民族誕育了偉大的兒女！

二

首先，我們要明了，作为一个偉大的詩人，陸游生活的时代，是極其惡劣的屈辱可恥的南宋时代，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大片中原土地，已經淪陷于敌手；就以淮河、長江以南的南中國而論，虽有着漢族的政权存在，但这政权是屬於附庸性質

的，以向敵稱臣納貢的屈辱政策換取了一個苟且偷安的小朝廷。這個政權，有異於中國歷史上的其他偏安政權，它已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它的人民，遭受着雙重的剝削與奴役，它的最高統治者——趙官家，在敵人眼中，不過是一個比較高等的奴才而已。生活在這樣時代中，一個正直的中國人，一個對祖國有熱愛的中國人，那真是悲憤痛切的。

陸游一生下地來，就遭逢着國難，他漫長的歲月，一直生活在這附庸的政權底下，他不曾看到過獨立自主的中國是什麼樣子的。什麼漢唐強盛的局面，他只能在史書里去認識；就是北宋的全盛時代，他也只能從故老的口中得到個概念，他只能聽說過岳飛直抵朱仙鎮的黃旗捷報而已！

他與屈原不同，當時楚國是一個頭等的強大國家；他與李白、杜甫不同，李白、杜甫曾有幸看過開元全盛之日，也眼看着外族敵人的被驅逐和兩京的收復；他甚至與陶潛的處境不同，東晉雖則偏安，但始終並沒有向異族敵人投降，陶潛還眼看到劉裕的北伐，收復過長安、洛陽，把敵人的皇帝俘虜到建康來當眾鎮壓。而陸游則眼看着金國的使者來到江南，臨安都城的官府標牌上都要趕忙蒙上一層白紙，表示趙家的朝廷以下邦自處，不敢與“大金國”分庭抗禮、以獨立國家面貌出現在敵人面前。金使宣讀國書的時候，趙官家得肅立恭听。唉，這不是趙官家的恥辱，而是全國人民的恥辱！

而主要是：江南農民的終歲勤勞所得的果實，大部分以“歲貢”的名義向着燕京解送，換取小朝廷的苟安局面，這真是不能容忍的事實！

在这屈辱可耻的时代，坚持抗战，恢复故土，统一祖国，不但成为全国人民一致的要求，而且也是迫切的任务。作为一个有出息的诗人，他必需面对这样现实，为这个要求服务，他必需表现这一主要矛盾，鼓舞和教育人民去打击敌人，挣脱奴隶的枷锁，重建独立自主的中国。总之，他必须战斗。

且看，陆游是怎样展开战斗的：

孤灯耿霜夕，窮山讀兵書；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驅；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成功亦邂逅，逆料政自疎。陂澤号饥鴻，歲月欺貧儒；歎息鏡中面，安得長膚腴？（劍南詩稿卷一，夜讀兵書）

这首诗，是诗人第一次同秦檜作正面冲突、被科场黜落以后、寓居云门寺僧房时候作的。那时，政治空气异常低沉，投降已成定局，特务到处捉人，敢于提到“用兵”、“恢复”这样的字眼的人，就算作破坏和议，成为政治犯了。但诗人还在研读兵书，作战斗的准备，锻炼自己的体魄，以立功万里、战死疆场自期，只愁岁月不待人，难以保持年富力强的身体，为祖国发挥应有的力量而已。

在当时，这样悲壮的诗篇，无异是一朵火花出现在沉沉的暗夜里。对诗人，无异是报国的誓词；对人民，则是进军的号角。

到了金主完颜亮南侵、揚州棄守、羽檄交驰、敌兵逼近長江的时候，一些近侍权贵纷纷作走降的活动。诗人却联络台諫，对这些内部敌人展开了“弹劾”的斗争，而且把家眷接到“行在”，表示拥护抗战到底，誓不逃亡。

羽檄联翩晝夜馳，臣憂顧不在邊陲；軍容地密寧當議，陛下恩